

什麼是我們的 遠大前途

艾思奇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什麼是我們的遠大前途

艾思奇著

13

1954



什麼是我們的遠大前途



艾思奇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針對青年多種多樣對待前途的看法，闡述了什麼是青年的真正的遠大前途，應該怎樣把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一致起來；批判了那些把個人的‘成名’、‘地位’、生活享受當作自己的前途的錯誤看法。作者舉了很多例子證明在我們國家裏任何偉大的成就，任何英雄模範人物，都是在英勇的戰鬥、辛勤的勞動、不屈不撓的創造性的勞動中產生出來的，鼓舞青年做一個品質高尚的人，把一切獻給共產主義莊嚴的事業。

書號 669 文數 69

什麼是我們的遠大前途

著 者 艾 思 奇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3/16 字數 25,000

定價 0.12 元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出版者說明

「中國青年」雜誌在一九五四年曾展開了「什麼是我們的遠大前途？」的問題討論。全國各地許多青年都熱烈地參加了這個討論。最後艾思奇同志作了總結。本書是我們請艾思奇同志根據那個總結，並綜合了一些參加該次討論的、帶有典型性的讀者來稿整理而成的。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二月

目次

問題是這樣的·····	一
前提和原因·····	五
什麼是我們真正的遠大前途？·····	九
個人的前途和社會的前途有矛盾嗎？·····	一九
把我們的一切獻給最偉大的事業·····	三一

問題是這樣的

「中國青年」從一九五四年第三期開始了「什麼是我們的遠大前途？」的討論，上面首先發表了史連才給「中國青年」編輯部的一封信，編輯部在「編者的話」中這樣寫道：

「全國人民現在都在學習我們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通過這個學習，青年們大大提高了社會主義思想覺悟，增強了爲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信心。很多青年工作和勞動的熱情更加高漲了，但也還有一小部分青年，看到國家的前途光芒萬丈，而自己還在做平凡具體的工作，工作和學習的條件又不好，感到個人前途很渺茫。像史連才這樣，弄得脫離革命隊伍的情況，雖然是個別的，但是他來信中反映的思想問題，在有一部分青年的思想中是或多或少存在的。因此，我們認爲展開這個討論，對於進一步提高並鞏固我們學習總路線的收穫，動員我們自己的全部精力，把我們國家建設成爲一個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會有幫助的。」

那麼，史連才在給「中國青年」編輯部的信中提出的是什麼問題呢？他在信中寫道：

「我是廣東人，今年二十一歲，一九五一年七月初中學畢業後參加革命工作。最初，組織上派我去學習會計，半年後結業，我就被分配到一個縣合作總社會計股工作。這中間我會參加過土地改革、『三反』、整黨等一系列的學習，政治覺悟是有所提高的。但我對於作會計工

作始終是沒有興趣的。我覺得人生在世，應該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像我這樣，成天像過去做生意人家的賬房先生一樣，記賬，打打算盤，當一輩子普通的會計員，無聲無息地生活下去，實在太沒意思了。我必須擺脫這個環境，發展我的才能，不要使將來的專家被埋沒了。何況，祖國已在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建設是需要專門人才的，如果我不掌握一門建設的技術，又怎能在建設祖國的事業中有所貢獻呢？我希望進專科學校或大學裏去學習一項專門技術。但這個理想一直不能實現，使我很失望。我反覆考慮：始終認為一個人的前途是決定於他的事業上的成就，而想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就要有知識和技能。要有知識和技能又必須去上學，或者有一個好的工作崗位，可以有機會成為一個專家。但我現在的工作是那樣平庸，環境又很差，這樣庸庸碌碌地幹下去，很快地就會渡過了青春時代，有什麼前途呢？在苦悶的時候，我甚至想到一切都是空的，幹一天說一天吧！工作也提不起勁來，一坐下來就煩膩，無精打彩的，常常記錯賬。……就在這時，因為工作需要，我被調到海南島去工作了。

「到海南島去的時候，心裏本不甚願意，但心裏想：服從祖國需要嗎，去就去吧！又想：橡膠對國家建設很重要，海南島風景又很美麗，將來海南島變成了美麗的橡膠園，工作之暇，可以在橡膠樹下吃椰子、西瓜。有這樣一個安靜舒適的環境，不是也很好嗎？」

「到海南島後，我被派到一個墾殖分場裏作會計。這裏是在深山叢林裏，住的是茅房，一切設備都很簡陋，從大陸去的幹部只我一個人，言語也不大相通，感情不投，沒有學習制度，領導水平也不高。這裏的工作，比一個縣裏的區的工作要簡單得多。我想，這樣下去連

會計業務將來也要丟光了，更說不上其他方面的提高了；要不是調到這裏來，現在不是在縣合作總社熱鬧鬧地工作嗎？或者我已經申請入團了；或者也許會把我送到學校裏讀書呢！悔不該服從組織分配，如今來到這倒霉的地方，幹這倒霉的工作，等到將來，國家建設好了，那時思想上比不上別人了，也沒有一點技術；又想到過去的同学，有的高中快畢業了，就要進大學了，將來都成為專家了，而我自己呢？再在這裏呆下去，如果將來和他們碰在一起，人家是專家，我是一個小會計員，論地位比待遇，我都不如人家，有何面目見他們呢？越想我越覺得：還是堅決離開這裏好，組織上能送我去讀書更好，不送我去讀書，就自己想辦法，只要離開這裏，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比這裏好。但是，我又怕脫離組織會犯錯誤。不過又想：如果能到學校裏去讀書，到政治空氣濃厚的地方，就是犯錯誤也值得。於是，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人事股，要求調工作，並要求趕快派人來接工作，否則我就不負任何責任。後來組織上和我談了幾次話，進行說服，我還是要辭職，最後組織上沒法，便批准了。……這樣，我於去年十二月初回到了廣州。」

史連才回到廣州後，「陷入了十分痛苦的境地，走投無路，苦惱萬分」，他感到，「國家前途光芒萬丈，而我自己的前途呢，却真是暗淡無光了。」因此，他在信中提出了這樣的請求：「我希望你們能給我指出一條出路，使我能痛改前非。」

問題的討論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這個討論，引起了青年們極其廣泛的反應，僅僅兩月中間，編輯部收到的文稿就有八九千件之多，寫稿的人包括在各種各樣崗位上，從事各種各樣職業和工作的青年。其中有會

計員、統計員、收發員、營業員、護士、文書、打字員、技術員、科員、作總務工作的、作秘書工作的、學校學生、農村工作幹部，也有作編輯工作的……。可見這個問題是目前廣大青年羣衆中間普遍關心的問題，同時也是應該解決和可以解決的問題。

爲什麼我們說這個問題是應該解決的呢？因爲目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非常複雜艱鉅的事業，需要全國人民從各個方面一致努力，才有完成的可能；也需要廣大的青年同志們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中發揮高度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青年們所擔負的每一個具體工作都做到盡可能的好，使青年們的知識和身體不斷增長，能夠成爲國家建設事業中間的優秀的幹部。但是，如果青年們對於自己的前途沒有一個正確的看法，如果青年們不能夠把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總的前途正確地結合起來，相反地却把兩者對立起來，甚至於誤認爲國家的前途雖然光明遠大，而個人却找不到出路，那麼，要想他們在工作 and 學習中發揮高度的積極性、主動性，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這個問題是每個青年所必須解決的。

這個問題能不能正確解決呢？我們認爲是可以正確解決的。參加這次討論的很多稿件的內容，告訴我們，雖然有不少的青年同志們，都曾經或多或少地有過類似史連才那樣的錯誤思想；雖然史連才的思想問題的確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相當普遍的問題；但在另一方面，有很多同志都來信檢討了這種錯誤思想和這種錯誤思想使自己在工作上和思想上所吃到的苦頭，說明了在吃到這些苦頭之後個人所獲得的覺悟，並對史連才的這類錯誤思想發表了批評的意見。各個人的意見雖然都只是接觸到了問題的某一個方面，但一般都是比較正確的。這就說明幾年來青年們所受到的政治教育，特別是最近時期總路綫的教育，已經使得他

們有可能憑着自己的體驗和理解，來正確地解決這一個切身的重要問題了。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這個問題討論所接觸到的主要論點，作一個較有系統的闡述，把它明確地貫穿起來，使許多青年們幾年來已經獲得了的某些正確的理解更加深入一步，以便更好地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前提和原因

為什麼關於前途的問題的討論竟會獲得青年們這樣廣泛的反應呢？

我們認為，這個問題之所以被廣大青年們如此普遍地關心，原因之一自然是像加里寧所說的，青年們「抱有做理想事業的宏大志願」這一個特點，因此對於前途的問題就容易感到興趣。然而這還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依我們看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民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得到了解放，中國青年也得到了解放。

如今，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包括廣大的青年，都歡欣鼓舞地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事業的道路。社會主義的事業是廣大人民的共同事業，而決不是少數人的事業，任何一種工作崗位上的人，哪怕是做最「平凡」、最「瑣碎」的事務的人，都被看做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可少的一分子，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都會受到社會的適當的照顧，他們的發展進步都為社會所關心。就譬如說廚房的炊事員或掃地提水的公務員吧，要是在舊社會裏，誰也不

會把他們的工作看重的，不但不被看重，而且是要受歧視和壓迫的。但在新中國，由於他們的職務是保證一切工作人員的物質生活條件所必不可少的，他們的工作就受到人民的重視，他們也會獲得適當的學習進修的機會。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試想一想，倘若中國現在還沒有解放，倘若青年們現在還處在反動派所統治的舊社會環境裏，每天只愁着眼前的生活問題，連找一個吃飯糊口的職業也非常困難，或者即使有了職業，也還要經常担心不知哪一天又要遭到失業餓飯的危險，哪裏還能夠有現在這樣從容不迫的心情來討論什麼遠大前途的問題呢？對於這一點，許多青年是有着深切的體會的，中央地質部竹正同志寫道：

「我覺得個人前途是和國家前途不可分的。沒有國家的前途，就談不到個人的前途。解放前我們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不但許多人不能好好學習，而且日夜爲着畢業後的工作問題而苦惱。『畢業卽失業』，根本談不到青年有什麼前途。只是在解放以後，我才在共產黨和青年團的教育培養下，學得了一些東西，並且參加了工作——統計工作。」

所以，現在青年們所以能夠普遍地在主觀上考慮到自己的遠大前途的問題，正是由於在客觀上新中國已爲青年們開闢了一個社會主義的美妙前途的緣故。這是在解決大家所討論的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必須認識到的一個前提。

但是，既然新中國已爲青年們開闢了社會主義的遠大前途，爲什麼還需要討論這個問題呢？爲什麼還會有人覺得這個問題似乎很難解決，甚至於還有像史連才這樣的人，要發出「國家前途光芒萬丈，個人前途暗淡無光」這樣悲觀失望的論調來呢？應該說，這是一種認識上的錯誤，是過渡時期的某些困難條件和過渡時期的社會矛盾在青年們思想中的反

映

第一，社會主義的前途是遠大光明的，然而道路又是十分艱鉅的。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難，需要進行艱苦的鬥爭。

這首先是因為還要爲肅清被打倒了的反動勢力的殘餘而進行鬥爭，要向帝國主義者——主要是美帝國主義的包圍進行鬥爭。我們知道，已經被打倒了的反動勢力的殘餘，還要想死灰復燃；美帝國主義正在東南亞加速建立軍事基地，組織軍事聯盟，並侵佔我國領土台灣，庇護蔣介石賣國集團，不斷向我國大陸進行軍事挑釁，派遣特務間諜陰謀破壞。我們不與它進行鬥爭，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同時，資產階級對我國過渡時期及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是不會沒有反抗的，不能設想一個階級會完全自願地逐漸走向滅亡。因此，爲要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在過渡時期還必須要與國內將被消滅的階級的各種反抗行爲進行鬥爭。有些方面的鬥爭，特別是思想方面的鬥爭，也往往要牽涉到青年內部；因爲許多事實證明，青年們也常常容易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而要克服這種影響，也就需要進行鬥爭。

其次，舊中國遺留給我們的各方面落後的情況，也是我們必須克服的困難。我們必須明白，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克服各種落後條件使我國各方面走上先進的地位的過程。因此，在我們工作中，不能不遇到各種落後條件所造成的困難，特別是到新開闢工作的地區工作。例如說在邊遠的農村工作，如像史連才那樣到海南島那樣的地方工作——要注意：國家的建設常常需要我們到這種崗位上工作——就不能不住茅屋，不能不將就利用極簡陋的設備，不能不忍受生活上的種種不便，不能不做些「平凡」「瑣碎」但對我們的建設

却很有益的事務工作，就不得不克服在工作中學習的各種困難……。

總之，困難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一種具體工作中間都會遇到的，特別是在目前過渡時期才開始不久的時候，更是如此。青年們都有着嚮往光明的高度的熱情，但由於他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修養不夠，生活閱歷和社會經驗比較少，缺乏階級鬥爭的知識，把建設社會主義想得很簡單，而對於走向光明的前途中所要遇到和必須要努力加以克服的困難，却常常缺少精神上的準備。因此一旦在具體工作中遇到了自己所沒有預想到的困難，就會覺得好像受到了突然的打擊，就不知道怎樣才能前進，就會對於前途發生疑慮。這就是問題之所以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就青年們的思想來說，常常就有着這樣的矛盾：一方面，青年們都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必然勝利的遠景，並熱烈地希望為此貢獻出最大的力量，以不辜負自己的青春。但另一方面，青年們頭腦中還有許多其他個人的想法，特別是如果受到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影響，就會把個人的名譽、地位和物質享受的問題看得很重，就會把個人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放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之上，這就會使他們不能夠把個人的事業與全體人民的共同事業看做一個整體，而是把個人的事業與人民的事業分離開來，甚至於對立起來。像這樣的例子在我們討論的稿件中是看到不少的。第一汽車製造廠的蔣良政就會經因為這種原因脫離過革命隊伍，他在他的自我檢討的稿件中這樣寫道：

「一九四九年我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湖北鶴峯，建立人民銀行。這正是我對革命貢獻力量的好機會。但自己却覺得搞銀行工作太單調，不安心在農村工作，不願意

爬山，也不願意吃苦，一心想調工作，並威脅組織說不調工作就請長假回家。心裏想：回到城市哪怕找不到工作。領導上雖然一再對我進行說服，我始終堅持就是不幹，結果脫離了革命隊伍。一

很顯然，像他們這樣所想的和所做的事情就不可能適合於國家和人民需要，就會在事實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利益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就必然要使他們碰釘子，吃苦頭，就會到處覺得似乎找不到出路，正如史連才所遇到的情況那樣。這就是許多青年們所以會覺得前途還有問題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什麼是我們真正的遠大前途？

我們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目前許多青年同志們之所以感到自己的前途似乎還有問題，並不是由於在事實上真的找不到前途，而主要是由於他們對前途的認識不符合實際。因此，要正確解決這個問題，主要地還是要把一些思想觀點的問題弄清楚。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什麼是我們的真正的前途？從不同的觀點上，對於前途可以有不同的認識。從個人主義的觀點來看，那麼，所謂前途，主要的就是個人利益的滿足。前途是否遠大，就是要看個人是否獲得更多利益。什麼是個人利益呢？這不外就是名譽、地位、生活享受。因此，他們對於前途就產生各種錯誤的看法，並且錯誤地去追求這種個人主義的所謂

「前途」。

有的人認為前途就是要得到名譽，就是要「轟轟烈烈」、「名揚天下」。如果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他就認為一生是白過了。史連才不就是這樣的嗎？他覺得做個普通的會計員，不能「轟轟烈烈」，「實在太沒意思」。因此像他這樣認識自己前途的人，總是要看自己所做的那種工作是否便於表現自己，便於名揚天下，如果他看起來便於達到這個目的，他在工作中便會興高采烈，就可以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積極性，如果他覺得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他便心灰意懶，不肯好好工作。

有的人認為前途就是要獲得地位，就是要做「人上人」。有的青年一心想當個科長、處長，有的並說：「將來能當一個領導，成為司長、局長或部長，這樣才是有前途。」當然，像這樣的人他在工作中最關心的事情就是能否更快地升級，如果他以為能達到這個目的，他在工作中的情緒就會好一些，否則，如果他以為他的工作不能達到升級的目的，或者覺得別人升得比自己快了，他的工作情緒就會壞下去，就不能好好工作。

有的人以為前途就是生活的享受，因此在選擇工作的時候，他們首先關心的問題就是：什麼地方物質條件最好？上海海運局有一位署名為「彥」的讀者在他參加討論的文稿中寫到這樣一個故事：

「我們機關裏有幾位同志，去年一月裏從無線電訊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輪船上實習。當他們在畢業典禮上，聽到宣佈自己是分派到海輪上工作時，個個都興高采烈。心裏想：航海的機會是難得的。海洋的風光是多末美麗呵！藍色的天，綠色的海洋，微微的海

風，隨着銀色的波浪，多麼富有詩意！我早就有航海的宏願，今天實現了，非轟轟烈烈幹他一番不可，以便將來成爲航海家。因此在會上都表示堅決服從組織分配，好好的幹。

「在火車上，他們高興得不知疲倦，互相談論着美好的遠景，說：海上的生活如何如何有趣，到處碼頭跑跑，將來還有機會到蘇聯去，到新民主主義國家去，又聽人家說航行外洋的輪船都是幾萬噸的，船上設備很好，有電影院、籃球場、游泳池，有澡堂、飯廳……生活條件又好，真是夢裏也難找到的機會。」

「具體工作分配了，使他們大失所望，上的都是較小的輪船，既沒有電影院，更沒有籃球場和游泳池，一看到這情形，大家心裏就冷了大半截。但心裏還想：船雖小，見識見識海洋，欣賞欣賞各地風光也還不錯。」

「第一次航行回來了，互相碰面大都唉聲歎氣的說：哪裏是自己所想像的：藍色的天，綠色的海洋……。天還不是一樣的天，海水並不是綠的，看去像黃落的樹葉，一點沒有欣賞價值。海風吹來刺骨頭，浪來頭就發暈、嘔吐，連飯都吃不下，難受的不得了，『這碗飯簡直難吃下去！』」

「好，幾個月之後，都悲觀起來了。工作沒有信心，認爲船上學不到技術，生活又枯燥，禮拜天也沒有。看看自己的同學分配在陸地電台實習的，都比自己好，生活又『如意』，技術提高又快，因此不想幹了，鬧着情緒，幾次三番向領導提意見，要求調到陸地電台去，甚至有的想轉業。就這樣，實習了一年多，技術上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工作也沒有幹好，對國家造成了損失，於自己也不能很快進步。」

這是一個多麼滑稽多麼可笑的故事啊！

的確，像類似這樣的人，如果被分配到物質生活條件較困難的地方，例如農村和邊地，他們就要認為沒有出路，就一心要轉到中心城市，如果在中心城市工作時，發覺中心城市生活程度較高，也不容易達到享受的目的，他們又會日夜想望着調到別的地方的工作崗位去。以上這些，就是從個人主義觀點上來認識前途的人們的一些主要特點。這樣認識前途，是不會真正找到前途的，因為新中國為我們所開闢的光明遠大的前途，不是屬於這種性質的。

新中國沒有任何特別便於人們「名揚天下」的工作崗位，英雄模範的榮譽，是從英勇的戰鬥，辛勤的勞動，不屈不撓的創造性的勞動中湧現出來的。

在這裏我們是可以舉出許多許多生動的事例來加以說明的。

就拿全國最著名的工業勞動模範張明山和王崇倫來說吧，如果他們沒有最高度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那麼雖然他們是在鞍鋼工作，也不可能創造出在工業生產上具有重大作用的反圍盤和萬能工具胎，也不會成為今天人們所尊重和愛戴的特等勞動模範。

許多事實都證明了，如果有了高度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那麼，不論是我們的哪一位青年，不論他所担负的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哪一行哪一門具體的「平凡」而「瑣碎」的工作，也可以產生出像黃潤萍那樣的管理倉庫的先進工作者，像賀家蕙那樣一個普通的保育員也可以獲得很大的榮譽。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工作的梁儀同志的認識和體會很對，他說：